



許雅惠

學術為本 不落窠臼

► 採訪·撰稿／巴鈞 攝影／楊文卿

小 檔 案

系 所 文學院歷史學系（所）

專 長 中國青銅時代的美術與考古、宋代物質文化與印刷文化、晚期復古藝術

教授科目 遺物、遺蹟與歷史、從考古美術看早期中國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學士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
美國耶魯大學藝術史系博士

經 歷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編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榮譽紀事 耶魯大學藝術史系傑出博士論文獎
個別型通識課程改進計畫績優計畫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



許雅惠認為，人是一種經驗的動物，總是從過去的經驗尋找未來的靈感。她盼望同學們汲取課堂裡學得的人文經驗，從遙遠的過去，探究無限的未來。

談到「考古美術」，大多數同學直覺它艱澀難懂、難以入門。面對同學如此刻板印象，歷史系教授許雅惠採取深入淺出的方式，以圖片為主、文獻為輔的活潑教法，讓同學先認識文物本身的樣貌，再導入相關的文獻資料激發同學討論，打破大家對考古美術的恐懼。

許雅惠在「從考古美術看早期中國」以及「遺物、遺蹟與歷史」這兩門通識課程中教授考古美術。作為老師，許雅惠不要求學生強記課堂上的知識，她希望學生在課堂中能夠得到的不只是知識，更重要的是能夠看懂考古美術，培養對古物的敏感度，進而把這種敏感度化為對考古美術的喜愛。



■許雅惠在通識課程「遺物、遺蹟與歷史」的授課情況。（楊霽琳 / 攝影）



■許雅惠表示，學好考古美術除了要飽覽群書外，更要實際接觸文物來融會貫通書中的知識。（楊文卿／攝影）

※ 培養視覺敏感度 跳脫舊思維

鑑於修課同學對考古美術大多沒有基礎，許雅惠決定採取特別的上課方式來引領同學入門。她的課程沒有固定的課本，而是選輯各種重要研究作為指定閱讀，課程講授則集中講解她的投影片。每一講的開頭，她先講述時代背景與當時的藝術風格，接下來就以投影片中的古文物照片為介紹對象。每張投影片除了基本的器物名稱、作者姓名與出土年代等註記之外，幾乎沒有說明文字，同學必須全神貫注，才能領會這些古文物的功用和意涵。

最為特別的是，許雅惠在考題中融入她介紹過的文物圖片，設計「看圖題」，要同學寫下圖中文物的名稱、作者以及出土地點等簡介。許雅惠解釋：「中國傳統的歷史學教育一向注重文

字，不太重視器物 and 圖像，導致學生普遍對視覺的東西不敏感。我在課堂上以圖片來講解，就是希望同學培養視覺敏感度來理解考古美術。」儘管有些同學對此叫苦連天，但許雅惠認為，大學的通識教育必須引導同學跳脫舊有思維，這樣才能讓學生領會世界的廣闊。

許雅惠每一學期都安排同學參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這也是她培養同學視覺敏感度的一環，「學習考古美術必須接觸實際文物，才會發現書本上沒有講到的細節並產生新的想像。我希望同學們自己去看，我在課堂上講得再多都沒有用，唯有同學們透過自己的雙眼，再應用課堂所學，才能真正理解課程內容。」

✧ 從實務經驗累積教學資本

由許雅惠的學思歷程出發，其實不難發現她為什麼這麼重視學生對文物的實際接觸。「回想我就讀臺大國企系時，正逢解嚴之初，臺灣文化界在長期噤聲之後呈現百家爭鳴的狀態。當時各家博物館經常舉辦國內外藝術家特展，週末時我總是約好友們一起看展覽。」酷愛參觀展覽的她，久而久之便被文化界蓬勃的活力給吸引住，萌生了在博物館工作的念頭。升上大四之後，許雅惠面臨即將到來的職場生活，開始思索畢業後到底要走哪一條路，應該像系上大部分同學一樣選擇投考銀行，往商界發展？還是依照自己的興趣，走向一條不一樣的路？



■「從考古美術看早期中國」期末策展，「觀眾」們專心聆聽策展同學的導覽。（許雅惠／提供）

本著對博物館工作的憧憬，許雅惠決定追尋自己的興趣，考進臺大藝術史研究所，選擇主修中國古代青銅器。剛巧，她這時得到一份中研院史語所庫房的工讀，起初是枯燥的打字、校稿，一段時間後，開始幫忙整理庫房中的商周文物。她形容這是「花一個世紀都很難等到的機會」。大多數

從事藝術史研究的碩士生，接觸實際文物的機會並不多，許雅惠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在碩士班就進入中研院史語所這座寶庫，使她能夠觀察文物，並培養鑑別文物的能力。

碩士畢業後，許雅惠依照專長，進入故宮博物院器物處銅器科任職。在故宮，她認識到，展覽工作不只是陳列文物，還必須協調各方，才能辦出一場好的展覽。「例如要跟展場的室內設計師不斷討論，不但要按照展品特性設計展櫃，也要注意展櫃與主題的連貫性。」最重要的是要讓展品能更加貼近參觀者，「在博物館，必須寫大家都能讀懂的東西。像展品圖錄或是導覽手冊等展品文宣，必須針對一般大眾來設計。」故宮的策展經驗，訓練許雅惠使用平易文字介紹古物的能力，這對她之後的教學大有幫助。

史語所與故宮的工作內容看似雜亂，但這些經驗幫助許

雅惠設計出更加多元的通識課程內容。自上學期開始，許雅惠一改過往以考試為主的評分慣例，加入了她新創的「期末策展設計」，由同學分組策劃並導覽一場屬於自己的成果展。

為了增添展覽的「氣氛」，許雅惠特地借了幾間小教室當作展場，讓同學們前往布置。展覽前由各組進行展覽預告，向全班介紹自己的展覽內容，「同學們真的是多才多藝，有人用預告短片甚至短劇等形式來介紹展覽，有些用心的組別甚至設計了導覽小折頁，讓其他同學能更快進入他們的展覽主題之中。不管是整理、解說、繪圖甚至是拍片，大家都做得有聲有色。」說到同學們的巧思，許雅惠臉上泛起微笑，欣喜之情不言而喻。

當然，同學們也從策展中領悟許多心得，在臺大 P T T 的課程討論板上，便有同學如此形容：「許老師一反我對歷史系只注重文獻分析的認知，許老師特重文物外型的『描述』。期末策展讓我能從文物出發，比較不同文化的異同，再與文獻記載相互印證。」上學期的策展經驗非常成功，讓許雅惠考慮將期末策展改為開放式，與全校分享課堂成果。

✻ 耶魯經驗 臺大生根

雖然在故宮的日子業務繁重，但故宮豐沛的收藏，使許雅惠領會到了研究之樂。她利用工作空檔潛心研究，逐漸發現一些感興趣、想持續研究下去的題目。然而與此同時，一股極大的空虛感向

許雅惠襲來，她發覺自己的所學還是有限。雖然身處故宮這一座寶山，但研究的文物愈多，她愈發心虛，感覺碩士班所累積的知識已在一檔檔的展覽中快速消逝。為了弭平這股心虛，她下定決心繼續深造，申請進入耶魯大學藝術史系博士班就讀。

許雅惠在博士班二年級開始擔任TA (teaching assistant)，因為經驗不足，她對TA工作戒慎恐懼。沒想到，這次經驗給了她意外的收穫。由於TA每個禮拜都要跟課和帶討論，許雅惠從頭到尾「旁聽」了一次西洋美術史課程，她不但增長了知識，更利用TA之便，就近觀察資深教授們的教學技巧。

許雅惠將耶魯的TA經驗帶回臺大，她依照耶魯的課程編排，給TA一套課程腳本，明訂每週討論的綱要，再由TA們自由設計教案帶領小



■許雅惠勉勵臺大學生善用所學，發揮自身無限潛能。(楊文卿／攝影)

組討論，幫助初學考古美術的同學入門。目前就讀於歷史系博士班二年級的李志鴻表示，他是許雅惠回臺大教書起，便跟隨她至今的資深TA。他說，許雅惠基本上是將耶魯藝術史系的討論課原封不動地搬回了臺灣，「正因為老師的討論課有一套固定的腳本，即使帶討論的TA風格不同，還是可以統一每週的討論進度。」

許雅惠的討論課還有一大特色，她要求同學們必須讀完每週閱讀資料，針對每週討論問題，根據上課內容與閱讀文本，發表自己的觀察與觀點，以培養同學們思考論述的能力，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心得發表。

✧從過去經驗尋找未來的靈感

回到臺大開設通識課程已屆四年，許雅惠每年都會思考一個問題——如何利用課堂中的考古美術帶給同學們啟發？她認為，帶領同學研究考古美術不僅可以認識人類的過去，還可以放眼人類的未來。她記得電影《阿凡達》上映的那一年，她在「從考古美術看早期中國」的課堂中跟同學討論，像《阿凡達》或《星際大戰》等科幻電影，都是以講述未來為主題，但電影中那些看似未來的人物與場景，卻帶有許多過去的色彩。她解釋，電影裡面的用詞用字、服飾穿著甚至於房屋建築，其實都很「過去」，很多元素都來自於東西方的古文明。許雅惠認為，人是一種經驗的動物，總



■許雅惠帶領撰寫「學士論文」的同學在研究室進行每週的報告與討論。(楊霽琳 / 攝影)

是從過去的經驗尋找未來的靈感。她盼望同學們汲取課堂裡學得的人文經驗，從遙遠的過去，探究無限的未來。

耶魯經驗讓許雅惠懂得去看到同學們不一樣的潛能。「在耶魯的一堂研討課程中，有些同學準備不足便上臺報告，即使同學們都知道他們講得不好，但老師總是能從他們的報告中找到優點，並稱讚同學。我很佩服這位老師能夠看見每一位學生的優點，而不只是檢視同學的缺點。」回臺後，許雅惠一直思考，是應該學習這位老師的教學方式？還是明白指出同學們的不足？或許到現在她都不能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但透過課堂中的小組討論以及期末策展，她看到了同學們無可限量的資質。